

# 第一章 绪论

## 第一节 本课题研究总述

### （一）研究历史

泰华文学是指生活在泰国的华人、华侨作家使用“汉语”创作的文学作品。泰华文学是世界华文文学的分支，也是泰国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据泰国教育部统计，泰国 6300 多万人口中，有华人血统的泰国公民共计 1200 多万，占全国人口的五分之一”。<sup>[1]</sup>由于泰国本土佛教弘扬仁义慈爱、和谐社会，所以至今两国人民和睦相处，不分泰中民族。自从华人移居泰国后，中华文化就在泰国社会扎根并与泰国文化相融合。而文学是文化的一个部分，泰华文学也呈现出两种文化相融合的特征。中泰两国人民的关系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泰华文学也在中泰两国交往中波折起伏，它的发展大体经过了如下几个阶段：第一阶段：本世纪以来，在中国“五四”运动影响下，当时在泰国的华人知识分子大多来自中国，他们并没有将自身融入泰国社会，而是更多地受到中国政治风云的影响。20 世纪 30 年代泰华文学进入繁荣期。第二阶段：到了 1939 年末至二次大战结束前的长达五六年的时间里，由于前有泰国军人政府的亲日排华政策，整个泰华文坛是沉寂萧瑟的。第三阶段：二战结束后，泰华文学进入了复苏期。50 年代期间泰华文学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全盛期，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期间泰华文学在反映客体和表现内容方面所产生的一种新的蜕变，也即是从以前的那种以反映故国家园生活为主的“侨民文学”模式，向以当地泰华现实生活为主要描写表现内容方面的变化。第四阶段：50 年代末至 70 年代初期，泰国政府对华政策又发生了重大的逆变，泰华文学再次陷入了困境。第五阶段：80 年代以后，由于泰国政局放宽了，因此对中国大陆文学界、学术界对海外华文文学的注重，泰华文学才真正踏上复苏发展的坦途。

泰华新文学滥觞于 20 世纪 20 年代，至今已有 80 年的历史。50 年代和 80 年代以间又受到多次的摧残与扼杀，从现状来看，进行华文文学创作的主要作家还是 20 世纪 20、30 年代左右出生的人。90 年代以来泰华报纸有《新中原报》、

---

<sup>[1]</sup> 上海侨务网络“泰国老报人坚持经营华文报纸”2001 年 3 月 1 日

《新半岛》、《星暹日报》、《世界日报》、《亚洲日报》、《中华日报》共 6 份。《星暹日报》的文艺副刊中，至少有三分之二的版面用于转载中国武侠言情小说，诸如金庸的《碧血剑》、古龙的《浣花洗剑录》、《天涯明月刀》，蓝少芬《霸道多情郎》，常欢《温柔藏在傲情里》等；第二类则是现代通俗言情小说如：舒海柔《今生的新娘》、深雪《樱桃街的故事》等；另一类极为引人注目的要数历史小说或中国名人传及历史典故，如二月河的《雍正皇帝》、《毛泽东传》、《慈禧全传》、《朱自清传》、《东坡肉》等；另外也有少数具有地方特色的潮剧如《桃花姐与痴情伯》，方言诗歌《正月正头咀好话》24 句，及华侨史考。总的说来，真正的泰华文学创作却屈指可数。我们可以体会到这些从事泰华文化事业者的焦虑与担忧与其为弘扬中华文化传统的用心良苦与呕心沥血。

作为泰华文学创作主要阵地的《泰华文学》状况略显乐观，但其中的作品已经变得不是那么纯粹，泰华作家仍为其创作主体，但中国内地及香港作家的作品也为数不少，还有一部分译作。这些特征的出现形成了泰华文学新世纪以来的多元化景观，特别是新一代泰华作家的出现，也给泰华文学带来了一些新鲜的活力，但其产量之少与规模之零散也是显而易见的。对于泰华新文学在泰国文学格局中的地位问题，目前泰华文坛有三种观点：其一，泰华新文学是中国文学的分支；其二，泰华新文学是泰国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其三，泰华新文学兼有以上两种特征。

## （二）研究现状

目前对司马攻和曾心的文学作品评论的文章主要有：黄发有的《向往丰富——泰国华文作家司马攻散文简论》。胡凌芝的《散广、深邃、高雅——司马攻散文格局之我见》认为有的作者因散文而成“家”，也有的竟可以说成了散文“专业户”，简直就没有不写散文的作家。洪林的《泰华文学 40 年概论》认为 20~30 年代前后的华文文学，经历了酝酿、萌芽的阶段，亦即从逐步兴起到蓬勃发展的阶段。这种历史性的转折历程，都与华文教育、华文报刊息息相关，因此，谈泰华文学，应该从源头谈起。

赵朕《“纵横诗笔见高情”——论司马攻散文的文化意蕴》，文章认为，司马攻少年时代受中国文化的哺育，定居泰国后又得到泰国文化的熏染。这种独特的文化背景，既使他对传统文化精神产生了认同感和归属感，又对泰国文化滋生

了感情的融汇，因而他的作品“能从一种历史跨度和人类文化视角去审视泰华社会的现实生活，即从一种历史时空、地域环境、传统民俗中揭示人的生存景况和人生世相”，从而构成了别具风采的文化意蕴和人文精神。

胡凌芝的《散广、深邃、高雅——司马攻散文格局之我见》：他指出世界华文文学早已形成独立的格局，自立于世界文学之林。以国家、地区来划分，又可划为几大块。除中国大陆、台港地区外，要数东南亚这一片最为活跃，成绩也最突出、最显著，其中散文的成就尤为引人注目；有的作者因散文而成“家”，也有的竟可以说成了散文“专业户”，简直就没有不写散文的作家。

李运芳的《华文文学评介——泰华作家曾心散文简评》认为曾心的散文是给人最深刻的印象便是处处体现着一种因追求和超越而得的快乐。追寻大自然之美也是曾心散文的另一个特点，鲜明体现在他的游记散文中。

翁奕波在《论曾心》中认为中庸之道是中国儒家人文思想的基本观点之一，也是中华传统文化最为重要的基本特征。长期以来，它一直是中国知识分子安身立命，修齐治平的立身之本，孔子的“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思想，奠定了中国知识分子立身处世与治国安邦之道。曾心在他的作品集《大自然的儿子》自序中称“中庸之道是正道”，正体现了他具有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的立身处世态度和文学创作的审美倾向。

韦爱莲的《泰国华文作家曾心散文之特点分析》文章指出曾心的散文都是从他自己的生活经历出发，以他的亲身体验记叙事物，表达着他对生活的热爱以及对真善美的追求。

从所掌握的资料来看目前，国内外对司马攻与曾心的散文进行比较研究的论文还不够，还缺分寸泰华作家文学作品之间深入之研究。

### （三）研究意义

司马攻与曾心两位作家都生于泰国曼谷，都是以散文闻名于海内外的作家。然而，他们对待生活的态度和艺术个性又很不相同。他们的散文一直没有离开对人的关注，无论是抒写亲情的散文，或是这些晚年的忆人之作，都能通过一两件小事寥寥几笔便勾勒出人物的音容笑貌。目前对中泰文学的比较研究比较少，论者身

处泰国，对中泰两国的文学一直怀着深厚兴趣。鉴于目前关于中泰文学的比较研究还相当欠缺这一现状。本论文试图在这方面对泰华文学作品的比较研究。

